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二回 子陵遣將攻易州 孫臏設計破秦敵

卻說王翦，被孫燕、李叢與十二家門徒，殺得大敗，一直跑將下來。王翦回頭一看，五百家將，所剩不上數十餘人，不覺低頭落淚，王賁勸道：「父親不必悲傷，勝敗兵家常事。為兒聽得孫臏死信是實，易州不久可破，及早取路回營要緊。」王翦道：「我殺了一日，人馬困乏，暫到那前面黑松林，下馬歇息。」吩咐找個土人引路，小軍回話：「此處四面俱是高山曠野，並無一個居民。」王翦心中愁悶。只見天色已晚，日落西山，那北方千天連聲響亮，忽然烏雲布合，把個明月遮蓋，變作黑沉沉世界。霎時間狂風大作，雷鳴電閃，大雨傾盆。王翦與眾家將，在松林之中，被這兩驟風狂，已是渾身濕透，袍甲淋濕，直到三更時分，方才雨止風收。只見松林中青燈閃閃，鬼火熒熒，半明半滅，或有或無，四圍鬼哭神號，陣陣陰風透骨。又聽得青牛連叫三聲，隱隱踏踏，似是孫臏架拐騎牛，前來索命。飛沙走石，照著松林打來。嚇得王翦、王賁眾人無處奔逃。王翦想往外便走，忽然一塊頑石，在耳邊飛過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回身便進了松林。只見王賁道：「不好了，黑林裡頭，反若受打，不如出去罷。」王翦道：「沙石固是難當，那別夫在林外要命，不能躲避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王賁道：「何不禱告一番，待冤魂消散，便好出去，尋路回營了。」王翦依言，跪下禱告道：「孫伯齡真人，你是得道神仙，是不合壞你仙體，如今事已過去，悔之不及，求你陰魂消釋，待我回營多唸經文，超度你早昇天界。」祝罷，叩頭不已。且說孫臏，正在營中作法，早已聞得王翦祝告之言，不覺暗中好笑。把劍一撒，顯露神通，收了法力。王翦父子，同那數十殘兵，跪在地叩頭。一睜眼，嚇得眾人目瞪口呆，那有什麼松林，一片都是平地大道。紅日當空，天交正午。眾人一齊爬起來，王翦羞得滿面通紅。回頭對眾人道：「方方明明被這別夫鬼魂，弄了一夜石頭，可傷著軍兵否？」王賁道：「並無傷損。」王翦道：「如此尋路回營去罷。」言畢，率領殘兵，上了平陽大路。回至秦營，稟知元帥，章邯朝見始皇的大駕。

始皇便問：「先行官勝敗如何？」元帥把王翦大戰孫燕，被他十二門徒並力報仇，敗走黑松林，遇見孫臏顯魂之事，訴說一遍。始皇大喜道：「果然孫臏死了，朕當高枕無憂，取易州只在吹灰之力。傳當值官擺宴，我君臣先吃了太平喜酒。」正在歡飲之間，藍旗官報：「今日探得西門臨淄大隊，忽然蹤跡全無，不知去向，特來報知。」始皇道：「再去打聽。」遂望左右說道：「列位王兄，那些人馬那裡去了？」金子陵奏道：「吾主在上，豈不聞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。孫臏既被先行官斬了，那三軍無主，自然瓦解冰消，誰肯還在易州效力，一定回轉東齊，拔寨逃遁去了。」始皇聞言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燕圖還有什麼能人，替他主管。」子陵道：「燕國並無能人，止有孫燕。雖是英雄，料他是孤掌難鳴，不足為慮。臣今晚還要觀看天文，看看吉凶休咎。」始皇道：「國師可留神與孤細察。」當下文武酒筵散席，謝恩出營，各歸隊伍。

那時天色已晚，一輪皎月當空，風清雲淨，萬籟無聲。金子陵走出帳外，仰首觀察。只見各路將星顯耀光明，惟孫臏本命星不見，又細觀易州，王氣暗黑，秦營紫氣騰騰。看罷，低頭嗟歎：「果是天意興秦，非偶然也。」看畢，移步歸帳歇息。一夜無詞，至天明，始皇升帳，文武朝參已畢，始皇便問：「國師夜看星象如何？」子陵奏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見孫臏本命星蹤影全無，看他死是真情，可喜可賀。」始皇道：「既然孫臏已死，何不遣將發兵，與燕王要降書降表。」子陵道：「待臣今夜定計，攻破易州，擒拿昭王，殺他一個煙消火滅，保吾主進城歇馬如何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全仗國師妙用，任憑調遣。」子陵叩頭退出，轉至中軍帳上，吩咐傳聚將鼓。只聽鼓聲如雷，秦營大小將官，聞鼓而入，上前參見，分列兩旁。子陵拱手道：「列位將軍聽著，自古道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今夜各宜努力齊心，取易州就在此舉。」眾將齊聲答應：「願聽國師差遣。」子陵取令箭一支，就請元帥章邯，帶領步兵三千，三更時分，聽見炮響為號，備駕雲梯，攻取易州南門，不得有誤。又令趙高、白起，各帶步兵三千，攻打西門，不得有誤。傳令王翦，帶領步兵一萬，三更時分，待步兵攻城，你可三面救應，以防不測。又令蒙恬領令一支，往五營挑選身高肥壯力大之人，須要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十，十中選一，共選三十名，就著隨營裡畫匠，用青黃赤白黑五樣顏色，將面畫花，身穿五色彩衣，腳著高蹠，各持狼頭巨斧，假裝天神，三更時分，每門分派十名，聽雷聲為號，努力當先爬城，驚走了守城的軍士，以便馬步軍兵攻城，不許遲誤。又令顏直前往東門角下，搭一座法台，台高三丈六尺，上用皂旗一面，大鼓二十四面，打鼓小軍二十四名，外用銅鏡二面，白芨硃砂黃紙候用，不得有誤。金子陵派遣已畢，眾將分頭行事，其餘將兵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孫臏，用遁甲法，遁住了人馬。金子陵觀星，只道孫臏果然死在王翦之手，他就遣將發兵，專候三更攻城行事。誰知孫臏觀望秦營，見有一股殺氣衝入門牛，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故。心中暗喜道：「待我今晚大破秦兵，殺他片甲不留，方顯仙家之妙用。」遂至青紗帳坐下，傳齊十二門徒。參見已畢，提起筆來，寫了幾聯東貼，叫一聲：「眾位賢徒，今晚三更，秦賊領兵攻城，爾等須要小心破敵，違者軍法難寬。」眾將一齊打拱，願從軍令。孫臏拔令箭一支，東帖一聯，叫孫燕過來：「接我東帖令箭，進城保守，照東帖行事。」孫燕受令，辭歸本帳，將東帖折開一看，上寫得明明白白。上寫「進城秦知昭王，北門上設水缸無數，三更不許一人擅到，自有調遣。南門上多加播木、滾石、灰瓶、炮子，三更時候，秦賊攻進，一齊往下亂打。西門上設立白旗一面，旗腳下擺列刀槍劍戟伺候，也不許一人行走。三門防範要緊。」孫燕看畢，飛騎進城，照東帖行事去了。孫臏又拔兩枝令箭，兩聯東貼，高叫馬升、解信：「你二人接我令箭，照東帖行事，不可有誤。」二門徒領令，轉將下來，會在一處，折開觀看。只見馬升東上寫著：「速進城秦知昭王，將草廠內草，即著民力盡行運出城去，離易州五里，按三門鋪墊五里餘闊，不可遲誤。」再者解信：「即速進城，秦知昭王，領兵一千，將火藥局打開，用油簍裝著，並硫磺礮筒，抬出城去，照那三門上乾草上，將火藥硫磺礮筒，照式鋪好，又用一層黃土蓋上。那一千步兵，各帶火繩一條，只看易州敵樓上信火起處，即吩咐一千步兵，奔關下逃命，不得有誤。」兩個門徒看罷東帖，各自去催草的催草，領火藥的領火藥，分頭行事去了。孫臏又命宋龍、魏虎二人：「領兵一千，在易州正南上野豬林埋伏，等三更火起，你這一千人馬，在此響炮搖旗，吶喊助戰，倘走脫秦營一小軍，軍法示眾。」又令吳信、吳光：「你二人領一千人馬，在易州正北門處十里，向高阜松林之處埋伏，等三更火起，你這一千人馬，炮響搖旗助威，倘走脫秦兵，按軍法治罪。」又令吳能、吳勝：「你二人領一千人馬，在西門左右埋伏，但看有秦兵爬城，信火一起，你率領眾兵，吶喊助威。如遇水淹秦軍，盡行生擒，不許走漏一名。」又令展得能、展得信、展得海三人，各領兵三百，用撓鉤砍刀，向三門上埋伏。待三更時分，秦營炮響，就有假天神攻城，可用撓鉤鉤倒，砍刀斬盡，不許留活一人。又令李叢、展力：「你二人領兵一千，在易州東南上掘開地道，埋伏地雷，秦兵見三面火起，必於此處逃走，你聽炮響為號，引著地雷，即便引兵搶上高台，砍倒皂旗，打破妖鼓。雖不能擒拿金子陵，也叫他魂飛魄散。」調遣已畢，十二門徒分頭行計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金子陵，傳下令來，一更埋鍋，二更披掛，三更起行，人盡銜枚，馬皆摘鈴，準備攻城。令畢，帶領數名軍士，叩辭始皇，出了大營。來至東南角下，遂上法台，淨手拈香。拜過天地，用硃砂書寫幾道靈符。這邊書符念咒，那邊孫臏早已架拐騎牛，起在空中。看見子陵在台上作法請神，暗道：「我且在此，看他怎麼舉動。」只見子陵在台上口誦真言，踏罡步鬥，把一道靈符燒了。孫臏在雲端上接了。子陵請了多時，不見神將下降，心中疑惑。把第二道靈符焚化，又被孫臏接去了。子陵在台上見符法不靈，心中著怒，遂即披髮仗劍，口念真言，孫臏在空中暗笑。看見他在那裡激雷了，將計就計：「我也用得他著，且不要破他。」剎時間天昏地黑，日月無光，只見五雷前來。孫臏便問：「尊神何往？」雷神控背躬身道：「無事不敢妄行，有金子陵法旨相召，未知何事？」孫臏道：「我也借重，相煩三更時分，請尊神在易州北門，大震雷霆，不可有誤。」雷神答應謹遵法旨。孫臏道：「既然金國師召你，去罷。」眾神辭別了真人，墜雲而下，至法台前，口稱「法官相召，那方使用？」子陵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，煩尊神大奮雷聲，引動凡鼓二十四面，俱至易州的三門。雷霆響亮，震昏了燕國君民，以便攻城。」眾神齊聲遵令，起立雲端。天交三更，子時初刻，秦營兵將人馬，銜枚摘鈴，掩旗息鼓。蒙恬領著三十名大漢，腳踏高蹠，假裝天神，在易州南北西三門爬城。

隨後步軍，各扛著軟梯接引，黑暗之中俱到了城下。一聲炮響，三處步兵，各上了雲梯，往上盡力攻打。子陵吩咐二十四名鼓手，把鼓搥將起來，用二面鏡子在空中一撒，好不利害。一上一下，猶如電閃一般。那鼓搥起，比雷還響。子陵在台上搖動令牌，那雷公雷母真雷真閃，一起發作。那二十四面凡鼓，都攝在半空雲裡。一聲齊響，只震得地動山搖，把一座易州城，險些震塌了。那步兵捨命往上力攻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孫燕，在南門上防守，聽見炮響攻城，把搥木滾石，一齊往下亂打。章邯不能上去，早有展得能領著撓鉤手，把假天神一齊鉤倒，用力砍殺了。再說趙高，領兵攻打北門，聽得炮響雷轟，催軍往上爬城。只見叮咚一聲，十名大漢，被展得能撓鉤子鉤倒，砍翻在地。孫臏在北門上，用杏黃旗一指，喝聲「雷神何在？」眾雷俱至北門，一聲霹靂，把水缸震破，那水就猶如天崩地塌，似開了黃河口子一般，往下直衝，淹得秦兵猶如水中耗子，趙高捨命往西門就走。解信見秦兵大隊入了重地，吩咐三軍預備火繩。孫臏在雲端發送了雷部諸神，把二十四面月鼓，並兩面鏡子，都打落塵埃，頃刻雷聲止息。孫燕在城上照東帖行事，見雷聲不響，就把信火飛空。解信看見，不敢怠慢，忙施放號炮。一聲響亮，那三山上軍兵，一齊吹著火繩，引上了火。頃刻間烈焰飛空。秦兵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章邯在南門領兵要走，只聽得正南野豬林吶喊搖旗，又不敢走。趙高被水沖淹，領著殘兵逃往西門，去會白起。半路上被展得能、展得勝大殺一陣，忙忙望北逃走。又聽見吶喊搖旗，不敢前去。那白起領兵攻城，來至城邊，那些假天神早被展得能海砍翻。白起抬頭一看，只望見城頭旌旗閃閃，劍戟如林。白起暗想：「原來城上早有準備。」說還未畢，孫臏在空中念動真言，那些劍戟刀槍，平空舞動，猶如萬片梨花往下砍來。白起一見，帶領部下奪路而走。忽一人騎牛架拐，嚇得白起倒退數步。想道：「這不是孫臏還在麼？」不覺心驚膽破，坐不住馬。兩腳朝天，倒墜馬下。孫臏偶一露面，就嚇死了一位五營老將軍。那些殘兵無處躲避，火勢來得歷害，都燒得焦頭爛額。章邯、趙高、蒙恬合兵一處，只急得暗暗叫苦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王翳領兵接應，身入重地。見三面起火，心中大驚，領眾將會合了章、趙、蒙三將。王翳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他的計了，我們殺出去罷。」眾人道：「西南北門俱是烈火，打那裡去。」言語之間，忽然見得前三軍叫苦連天，燒得腥臭難當，肉跳心慌，手足無措，道：「三門有火，難以逃生。我看東方無火，何不從此殺出去。」章邯道：「無火之處，定有埋伏兵。」王翳道：「雖則有伏兵，強如我們在此處燒死，還是闖出去為是。」言罷，領眾闖至東方，往前飛奔，指望逃出虎穴。

卻說李叢、展力二人，聽見人馬叫喊，衝他的汛地。知秦兵入了重地，忙放了一聲號炮，那一千步兵，一齊點著火繩，四下裡地雷震動，震得天崩地裂。可憐把幾千殘兵，打得煙飛灰滅。王、趙、章、蒙四將，嚇得膽喪魂消，想要逃生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金子陵在法台上，看見四面火起，心中作忙。正要仗劍作法，救滅此火。忽聽得台下吶喊之聲，李叢當先搶上台來。歷聲高喝：「妖道，你往那裡走。」舉起大刀，照頭就砍。此時子陵那裡還有心念咒，慌忙仗劍架開，李叢一舉刀，如狂風驟雨一般，子陵那裡招架得住。他本是海潮聖人的門徒，習得仙術。見李叢來得英勇，虛砍一刀，借土遁而逃。李叢把二十四軍盡行殺了，台上放起一把火來，烈焰升空，地雷亂響，東南角上也有火。王、趙、章、蒙四將，正然在此地逃生，忽見火烈烘烘，別無去路，急得怒氣騰空。孫臏在雲端上，見一般怒氣沖天，點頭歎息：「我今番火，有違天意。也罷，且饒他一命。」遂用峨帽扇，把火氣搧開。摘下杏黃旗，往空一指。喝聲「那雨還不下來，等待何時。」一聲未盡，登時大雨傾盆，把火澆滅了。王翳等一見，喜出望外道：「此乃天意。」四人得命，回頭一看，止存百十騎相隨，還是帶傷的。章邯道：「天雨來，我們快些逃生。」趙高、蒙恬道：「今再一遲延，又怕有計來了，若落他圈套，就不能逃走了。」言罷，就各撒徵騎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落荒而走，相離野豬林不遠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宋龍、魏虎二馬當先，攔住去路，高聲大喝：「秦賊休伸坐騎，我等奉南郡王之令，在此久等多時，還不下馬受縛，免我動手。」四將聞得南郡王三字，嚇得面面相覷：「怎麼還有南郡王？原來孫臏未死，怪不得這一把火，燒得我們這般狼狽。」四將知道利害，大驚，不敢交戰，回馬往正北敗走狂奔。宋龍、魏虎趕殺一陣，追殺不及而回。王翳查點殘兵，又折了四五十騎，心中害怕。行不數里，來至黑松林，一聲炮響，吳光、吳信攔住去路，大喝「秦賊還不放下首級來，等待何時。」王翳等一見，不敢答應，放馬落荒，望正北而走。被吳光、吳信殺得大敗，又折殘兵數騎。及天明，王翳等逃出了黑松林，止有殘兵十七名，連四員主將，共得二十一騎。王翳心中悔恨，只得望正西逃走。又聽得金鼓連天，迎面來了一支人馬，旗分左右，十二門徒後隨，中央顯出一盤角青牛，坐若一位道者，架著沉香拐，正是孫臏。此時狹路相逢，難以迴避，拚命轉馬，橫向東方逃命。走不數里，又聞人喊馬嘶之聲，王翳歎息道：「心面都有埋伏，插翅也難飛去。與其被擒，不如自盡。」言罷，拔劍正欲自刎。章邯連忙攔住說道：「先行官且莫心急，那甲的人馬，打著秦旗號，敢是我國差來的救兵。」王翳聞言，仔細端詳，果見旗上有秦字，滿心歡喜。須臾來一將，紅袍金甲，正是王賁。領了千餘人馬，蜂擁而來。見了章邯，王賁滾鞍下馬道：「末將來遲，救應不及，望乞恕罪。」章邯道：「有勞將軍遠來相救，不敢有忘。」